

花前讀記

周敦頤



8
C6

花 前 瑣 記

周瘦鵑 著

前言

東塗西抹，忽忽三十年，自己覺得不祥文字，無補邦國，很爲慚愧！因此起了投筆焚硯之念；打算退藏於密，消磨歲月於千花百草之間，以老圃終老了。當時曾集清代詩人龔定公句，成「攄懷吟」「遂初吟」各十四首，向朋友們示意，中如：

暮氣頽唐不自知，一燈懸命續如絲；今年燒夢先燒筆，倦矣應憐縮手時。
名場閱歷莽無涯，一代人才有歲差；花月湖山嬌冶甚，自絨紅淚請迴車。
少小無端愛令名，九流觸手緒縱橫；百年心事歸平澹，至竟蟲魚了一生。
一燈紅接混茫前，東海潮來月上弦；花有家鄉僂替管，莫因心病損華年。
不要公卿寄俸錢，此身已作在山泉；人生合种閒花草，明鏡明朝定少年。
斷無隻夢墮天涯，忽向東山感歲華；我替梅花深頌禱，麗情還比牡丹奢。
此去東山又北山，料無富貴逼人來；黃梅淡冶山顰靚，記取先生親手栽。
斜陽只乞照書城，玉想瓊思過一生；从此周郎閉門臥，梅花四壁夢魂清。

單單看了這八首詩，就可知道我的心事了。

對日抗戰勝利以後，我就實踐了這些詩中的話，忽忽的結束了文字生涯，回到故鄉蘇州來；又因遭受了悼亡之痛，更灰了心，只是蒔花種竹，過我的老園生活，簡直把一枝筆拋到了九霄雲外；如今重行執筆，重理故業，真有手生荆棘之感。幸而日常起居於萬花如海中，案頭有花枝照眼，姹姪欲笑，邊看花，邊動筆，文思也就源源而來了。

花前瑣記之作，除了漫談我所喜愛的花木事而外，也談及文學藝術名勝風俗等等，簡直是無所不談；一方面歌頌我們祖國的偉大，一方面表示我們生活的美滿；要不是如此，我也寫不出這些文字來的。此外我需要鼓勵和督促，要是沒有朋友們的鼓勵和督促，我也不會這樣勤筆勉思的。

一九五五年四月周瘦鵬識於紫羅蘭齋

目 錄

前 言

一	閒話刺繡·····	一
二	好女兒花·····	三
三	送寒衣·····	五
四	上元燈話·····	七
五	再話上元燈·····	九
六	反閒篇·····	一
七	老少年·····	三
八	歲朝清供·····	五

九	鬧歲人家別樣春·····	二七
一〇	千家笑語漏遲遲·····	一九
一一	歲寒二友·····	二二
一二	橘的天下·····	二四
一三	得水能仙天与奇·····	二六
一四	石湖·····	二八
一五	夢·····	三〇
一六	「梁祝」本事考·····	三三
一七	「梁祝」的傢具·····	三五
一八	苏州的宝樹·····	三八
一九	花光一片紫雲堆·····	四一
二〇	插花·····	四三
二一	再談插花·····	四四
二二	不依時節亂開花·····	四六
二三	聞木犀香·····	五〇

二四	養金魚……………	五三
二五	再談養金魚……………	五五
二六	展覽會……………	五六
二七	準備工作……………	六二
二八	一年無事爲花忙……………	六四
二九	花木之癖……………	六六
三〇	勞者自歌……………	六九
三一	姑蘇城外寒山寺……………	七〇
三二	壯士千秋不死……………	七三
三三	記義士梅……………	七五
三四	爲唐伯虎訴冤……………	七七
三五	江南第一風流才子……………	七九
三六	一盞清泉養水仙……………	八二
三七	問梅花消息……………	八四

一 閒話刺繡

苏州的刺繡，名聞天下，号称苏繡，与湖南的湘繡和上海的顧繡，鼎足而三。

前年苏州市教育局曾办了一所刺繡學校，延聘幾位刺繡專家担任教師，造就了幾十位刺繡的好手。她們的作品曾參加一九五四年舉行於拙政園的民間藝術展覽會，博得觀眾的好評。秋間，苏州市土產公司与吳縣合作總社聯合舉辦了一個刺繡學習班，招了農村中擅長刺繡的婦女們上班學習，由黃鄉女畫師畫了花卉，由以前刺繡學校的幾位女教師教授散套針法，採取了湘繡的優點，提高質量，經過了一個多月，全都學會了。這班學員都是从吳縣望亭、光福、許墅關農村中來的，她們一向於種田之暇，以刺繡戲衣、被面、枕套等爲副業，不過花樣陳舊，繡法不够細緻。經過了學習，頓時使人刮目相看；除了散套針法，又學會了反搶針法，作品有軟緞的方靠墊和椅毯被面睡衣等，刺繡的花樣如梅、蘭、竹、菊、百蝶、和平鴿等，都足以代表我國民族風格的，去冬已運往北京，聽說轉運法京巴黎去展覽了。

一九五五年春節，苏州市人民文化宮舉行了一個美術展覽會，刺繡也陳列了一室，四壁

琳琅，燦爛奪目，中如毛主席的繡像，用幾十種色絲細針密縷的繡成，面目栩栩如生。還有一幅特出的作品，是前刺繡學校教師任嚙閒所繡的蘇聯畫史之一：「列寧在拉茲里夫火車站附近的草棚裏。」列寧低着頭在起草革命的計劃書，除了人之外，還有郊野樹木草棚作背景，色彩調和，活潑生動，簡直是好像一幅畫，真可算得是一位現代的針神了。

我藏有舊繡一幅，以緞爲地，色已黃黯，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時代的作品，朋友們給我鑒定，說是明代的刺繡。繡的是一尊觀音，微微含笑，坐在一朵蓮花上，花作淺紅色，淡至欲無；觀音的膝上坐着一個男孩子，玉雪可念，一手執紅榴花一枝，向人作憨笑。上端用黑色絲繡有「禮拜供奉觀世音菩薩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」十七字，下有圖章一方，可惜已認不出是甚麼字了。舊時女子繡觀音，鄭重其事，必須洗了手才下針，以示虔誠；清代董文友曾有留春令第一體一闕詠浣手繡觀音云：「蘭湯浴手，窗前先就，紅蓮嬌片。須記他原少凌波，休錯配鴛鴦線。繡着金身須半面。似向儂青眼。春筍纖纖近慈雲，疑紫竹林中現。」

凡是男女婚禮中所用的繡品，鴛鴦是必要的圖案，被面和枕套，總是繡着双宿双飛的鴛鴦，這又是詞人們的好題材了。如朱竹垞的生查子云：「刺繡在深閨，總是愁滋味。方便借人看，不把簾垂地。弱線手頻挑，碧綠青紅異，若遣繡鴛鴦，但繡鴛鴦睡。」董舜民應天長又一体云：「水精簾捲東風院。枝上流鶯聲百轉，綠窗輕，香夢軟。清淚朝朝曾洗面。砌痕

深，花樣淺。出水芙蓉波淺。繡到鴛鴦偏倦，惱亂針和線。」這兩首詞，都寫出了舊社會刺繡者爲人作嫁的苦悶。

二 好女兒花

好女兒花這花名很爲美妙，可是你翻遍了植物學大字典，斷斷找不到的；因爲宋光宗的李后諱鳳，宮中妃嬪和侍從等爲了避諱之故，都稱鳳仙爲好女兒花。鳳仙的別名很多，有海藕、早珍珠、小桃紅、羽客、菊婢諸稱，不知所本。花莖有紅白二色，高至二三尺，粗的好似大拇指，中空而脆；花於枝極間開放，形如飛鳳，有頭有尾，有翅有足，因此又名金鳳花。葉尖而長，有鋸齒，很像桃葉，因此又有夾竹桃之稱，可是未免與真的夾竹桃相混了。鳳仙有各種顏色，如深紅、淺紅、純白、淺綠、青蓮、玫瑰紫等，色色都備，并有花瓣上灑細紅點者，稱爲噴砂；有一莖而開五色的，更爲嬌艷。花瓣有單有複，更有鶴頂一種，與白花而綠心者，最爲名貴。

往時沒有薔丹，女兒家愛好天然，將紅色的鳳仙花瓣，剔除了白絡，加上一些明礬，把它

搗爛，染在十個指甲上，用絹包裹，隔了一夜，每一指甲上便染成猩紅一點了。因此之故，又有指甲花的別稱。元代楊維禎句云：「有時謾托香願想，疑是胭脂點玉顏。」又女詞人陸瑋卿醉花陰詞云：「曲闌鳳子花開後。搗入金盆瘦。銀甲暫教除，染上春纖，一夜深紅透。絳點輕濡籠翠袖。數顆相思豆。曉起試新妝，畫到眉彎，紅雨春山逗。」這些詩詞，都是詠鳳仙而牽及染指甲這回事的。明代李笠翁，反對女子用鳳仙花染指甲，他說：「纖纖玉指，妙在無瑕，一染猩紅，便稱俗物。」所言自有見地。

鳳仙雖是一種平凡的草花，而歷史很悠久，晉代即已有之。傳說謝長裕見鳳仙花，對侍兒說：「我愛它名稱，且來變一變它的顏色。」因命侍兒去取了一種汜葉公金膏來，用塵尾蘸了膏，向花瓣上灑去，折了一朵，插在倒影三山的旁邊；明年，此花金色不去，都成了斑點，粗細不同，儼如灑上去的一樣，即名此花爲倒影花。

古今來詠鳳仙的詩詞很多，而以宋代晏殊的「九苞顏色春霞萃，丹穴威儀秀氣攢」兩句最爲華貴，足以抬高鳳仙身價。我因亡妻胡氏名鳳君，所以也偏愛鳳仙，她去世後，爲了紀念她的緣故，尽力搜羅了各色种子，種滿在鳳來儀室外，每年秋季，陸陸續續的開放起來，足有三個月之久；並且掘了小株，用小型的細磁盆分種了好多盆，供在亡妻遺像之前。

鳳仙以密植爲妙，倘能特闢一圃，全種鳳仙，每一畦種一色，必有可觀。前數年訪書畫

大收藏家龐萊臣前輩於其蘇州寓所，見他那個很大的前庭，从石板縫隙中長出無數株的鳳仙花來，五色斑斕，蔚爲大觀，至今還留着深刻的印象。因憶清代嘉道年間的詞章家姚梅伯，他也是愛好密植的鳳仙花的；他說：「秋日見庭前金鳳花百本，向曉盡開，蝶侶蜂羣，飛宿上下，彷彿具南田翁畫意，因寵之以詞，調寄清平樂云：嬌紅欲絕。瘦朵藏低葉。鬢袖不知風露濕。轉向曉涼時節。蝶蜂栩栩仙仙。泥人半晌纏綿。畫箔秋灯兒女，夜來若個深憐。」

三 送 寒 衣

立春以後，天氣漸漸轉暖，大家以爲這是春之開端，所以覺得春意盎然了。誰知驀然之間，大雪紛飛，竟又冷了起來，似乎回到嚴寒徹骨的隆冬，這種春寒惻惻的天氣，俗稱拗春，也是使人受不了的。

記得是在下雪的前三天吧，還是和煦如春，我和蘇州市的十多位代表，上南京去出席江蘇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：大家以爲天氣和暖，不免少穿些衣服。我因爲自己容

易傷風，很有戒心；又因老天常鬧怪扭，不得不防，所以把寒衣都帶了去。不料剛过了三天，陽光匿迹，突然轉冷，而鵝毛般的雪，就漫天飛舞起來；少帶寒衣的朋友，悔之不及。年近七十的工業專校鄧卓先校長，忙去買了一隻熱水袋，藉以取暖；可是校中的許符實副校長竟派員遠迢迢地送寒衣來了。還有病愈未久的評彈工作者潘伯英兄，也由苏州市文联把他的絲綿袴付郵寄來了。在他們倆果然喜出望外，我生平是最容易動情感的，不用說是十分感動。

从前遊子天涯，入冬苦寒，送寒衣寄寒衣的不是慈母便是愛妻，如古詩中「遊子身上衣，慈母手中線，」「一行書信千行淚，寒到君邊衣到無？」就是兩個例子。此外如清代詩人張若需宦遊他方，生日太夫人自乍浦寄衣適至，感而作詩：「侵晨遠人至，寒衣寄江城，珍重一開緘，光彩生敝簾。老親念幼子，称体新裁衣；書云禦爾寒，著以湖綿輕，寒燠隔異地，猶懼慈母情。憶茲初成時，長短勞經營，襟袖密密縫，十指鍼線榮，健婦把刀尺，指點熨貼平。感激母意厚，願我非童嬰，二十要自立，儉素敦家聲。五陵自輕肥，溫飽無令名，今茲茹冰藥，用佐嚴君清。短褐取蔽体，寧羨羅綺榮，被服矢無斃，敢忘我初生。」又如毛張健寄衣曲云：「去年寄衣秋月明，絡緯索索窗前鳴。今年寄衣風復雨，不識何時到边土？边城八月多早寒，清霜觸体愁衣單，千絲万縷妾手製，中有珠淚焉能乾！但願功成垂竹帛，

得以全軀歸鄉國。」這兩首詩都詠寄衣，一首是母製了衣寄給子，一首是妻製了衣寄給夫的，自覺至情流露，感人很深。如今新社會中新人新事，往往不可以常情測度，雖在工作崗位上，也好似在骨肉之親的家庭中一樣；鄧潘二位得了寒衣，不待穿上身去，心坎中早已溫暖如挾纊。善感如我，不可無詩：

「體貼無殊骨肉親，推襟送抱見情真；衣还未着先溫暖，暖到心頭暖到身。」

四 上元燈話

農曆正月十五日，向稱上元；這夜即稱元夕，俗稱元宵，舊俗必須張燈，盛極一時。考之舊籍，據說還是起於唐代睿宗景雲二年，只有一夜；到唐玄宗時，改為三夜，元宵前後各一夜；到了北宋乾德五年，又加上十七、十八兩夜，增為五夜；到南宋理宗淳佑三年時又增一夜，自十三夜起，名為試燈；到得明代朱太祖時，更變本加厲，增為十夜，自初八夜起就張燈於市，到十七夜才罷，名為燈市。近年來蘇滬風俗，都以十三夜至十八夜為燈節，倒還是依照着南宋舊俗呢。

製灯最工巧的地方，近推浙江菱湖，往年我在上海居住時，就听得菱湖灯彩的大名，也曾見過各式各樣的菱湖灯，確有鬼斧神工之妙。記得當年有一個叫做桑棟臣的，專給新舊劇場繫灯彩，聽說他就是菱湖人，技術確很不差。但在宋代，苏州倒是以製灯著名的，周密乾淳歲時記稱：「元夕張灯，以苏灯爲最，圈片大者徑三四尺，皆五色琉璃所成，山水人物，花竹翎毛，种种奇妙，儼然著色便面也。」梅里人用彩箋鑄細巧人物繫灯，名梅里灯，也很有名，又有一種夾紗灯，是用彩紙刻花竹禽魚而夾以輕絹的，現在恐已失傳了。清代道光年間，閩門內吳趨坊皋橋中市一帶，都有出賣各种彩灯的，滿街張灯，陸離光怪，令人目不暇給，人物有張君瑞跳粉牆，西施採蓮花，刘海戲蟾諸品；花果有蓮藕、玉蘭、牡丹、西瓜、葡萄諸品，禽獸水族則有孔雀鳳凰鶴鹿馬兔猴與金魚鯉魚蝦蟹諸品，其他如龍船灯走馬灯等，不勝枚舉。今年春節，人民路怡園爲了引起大眾興趣，特請名手精製彩灯大小數十隻，全用各色絹綢，或加彩繪，或綴流苏，十分悅目；而給我以良好印象的，是塔灯蓮花灯和走馬灯三隻，不愧爲個中精品。一連半個月，倒也有万人空巷之盛。

走馬灯是我兒時最愛看的，大率用紙剪了人物車馬或京劇中的三國水滸等戲，著了彩色，黏貼在竹製的輪子上，承以蠟殼，一點上蠟燭，就会轉動，大抵小朋友們都是喜欢這玩意兒的。清代吳穀人有轆轤金井一詞詠走馬灯云：「漲煙飛燄，送星蹄逐隊奔騰不少。一片迷

離，向蟬紗圍繞。簾深夜悄。怕壁上、覩來應笑。幾許英雄，明明滅滅，冬烘頭腦。平生壯懷漸老。念五陵遊歷，空負年少。陳迹團團，歎磨驢潦倒。山香插帽，要鼓打太平新調。尽洗弓兵，颺輪迅捲，月斜天曉。」末尾的幾句，很有意義，借以鼓吹今日的世界和平運動，似乎也可以適用的。

五 再話上元灯

古時重視上元，夜必張灯，以唐代開元年間爲最盛，舊籍中曾說，「上元日天人圍繞，步步燃灯十二里。」其盛況可以想見。詩人崔液曾有上元詩六首記其事，茲錄其二云：「今年春色勝常年，此夜風光最可憐；鵲鵲樓前新月滿，鳳凰臺上宝灯燃。」「神灯佛火百輪張，刻象圖容七宝裝；影裏如聞金口說，空中似放玉豪光。」

所謂灯市，宋代初期，也称極盛，石湖樂府序中曾記苏州灯市盛況，據說元夕前後，各採松枝竹葉，結棚於通衢，晝則懸綵，雜引流苏；夜則燃灯，輝煌火樹，朱門宴賞，衍魚虎，列燭膏，金鼓達旦，名曰灯市。凡閭門以內，大街通路，灯綵遍張，不見天日。曾鞏曾

有詩云：「金鞍馳騁屬兒曹，夜半喧闐意氣豪，明月滿街流水遠，華灯入望衆星高；風穿玉漏穿花急，人近朱闌送目勞；自笑低心逐年少，只尋前事撚霜毛。」到了後來，却漸漸衰落了。明初，灯市又極熱鬧，南都搭了綵樓，招徠天下富商，放灯十天。北都灯市在东華門，东垣二里，自初八起，到十三就盛起來，到十七才止；白天各处的珍異骨董，以及服用之物，都來參加，好像開展覽會一樣，入夜便張灯放烟火，還有鼓吹雜耍絃樂，通宵達旦。據劉侗所記稱：「絲竹肉声，不辨拍煞，光影五色，照人無妍媸，烟骨塵籠，月不得明，露不得下。」那時明太祖剛建了都，大概就借这元宵來慶祝一下吧？

清初，灯市也盛極一時，上元不可無灯，已成了牢不可破的風俗。如康熙年間，詞人彭孫適有洞仙歌詠元夕云：「千門万户，听踏歌声遍。一派笙簫暗塵遠，有麝蘭通氣，羅綺如雲，香过处隱隱紅簾尽捲。閒行南北曲，玉醉花嬌，爭簇天街鬧蛾轉。更誰家艷質，灯火闌干，驀地裏夜深重見。向皓月光中費疑猜，不道是今宵，廣寒人現。」又嘉慶年間，王錫振有思佳客詞元夕出遊云：「油壁香車驟轡輕。天街風撲暗塵生。市樓一簇金盤饌，便碍紗籠側帽行。前墮珥，後遺簪。燭圍灯樹幾家屏。魚龍雜遝街如墨，不覺当头有月明。」讀了這兩闕詞，便可知道那時看灯的興高采烈了。

明代張大復《香齋集》卷之六，是小品文中的代表作，文筆雋永，讀之如啖諫果，很有回